

“互联网+”视域下 教师非正式学习研究 ——基于甘肃省民族地区的实践

马 炅 马永峰 著



科学出版社

“互联网+”视域下教师非正式学习研究

——基于甘肃省民族地区的实践

马 灵 马永峰 著

本书的出版受到“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优势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和终身教育理念的兴起,非正式学习成为教师个人职业发展的迫切需求。本书在对甘肃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互联网+”视域下非正式学习的价值和教师非正式学习的特点及优势,对当前国内外非正式学习研究的现状进行详细的梳理,分析基于“互联网+”的非正式学习的指导理论以及对本书的启示。本书以甘肃省民族地区部分中学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的形式获取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分析,指出甘肃省民族地区中学教师在基于个人职业能力提升的非正式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据此,在“精准培训”理念的指引下,提出民族地区中学教师基于职业能力发展的“精准培训”策略模型并进行详细的阐述。

本书对教育技术及教育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和学习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希望能对相关研究者及学习者有借鉴作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互联网+”视域下教师非正式学习研究:基于甘肃省民族地区的实践/马灵,马永峰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03-059175-3

I. ①互… II. ①马… ②马… III. ①互联网络-应用-中学-师资培训-研究 IV. ①G6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5313 号

责任编辑:陈 静 陈 琼/责任校对:郭瑞芝

责任印制:张 伟/封面设计:迷底书装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11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9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印张:9

字数:168 000

定价:6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为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插上了飞翔的翅膀，随着“互联网+”概念的兴起，终身教育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近年来，非正式学习的研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学者和教育研究者的关注，研究成果逐年增多。然而，对少数民族地区教师非正式学习的研究，关注者寥寥，而对于甘肃省民族地区中学教师非正式学习的相关研究基本是一片空白。鉴于此，本书对甘肃省民族地区中学教师的非正式学习进行系统的研究。

本书主要以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知识管理理论和情境学习理论为指导思想，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阐述国外非正式学习概念的源起及非正式学习国外研究关注的热点。而对国内非正式学习的相关研究，从理论研究、实践研究及资源建设等方面进行总结，并进一步阐述互联网及“互联网+教育”等相关概念对当代教育产生的影响，归纳分析“互联网+教育”视域下教师非正式学习的主要特征。

本书通过文献分析总结影响非正式学习的主要因素，并据此编制调查问卷，对甘肃省民族地区的中学教师进行分层随机抽样调查。为了使调查更加深入、全面，数据采集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的形式。

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总结，我们看到，甘肃省民族地区中学教师，在“互联网+教育”的大环境下，多数基于个人专业发展的需求而有意无意地进行着非正式学习，但由于信息技术素养整体水平与其他发达地区存在差异，其在非正式学习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也呈现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个体特征是教师非正式学习能力差异的主要原因；“互联网+”时代教师对新型学习方式的普遍不适应性影响教师的专业发展；教师非正式学习意识普遍不强；信息技术能力的不足是教师非正式学习的主要制约因素；繁重的教学任务限制教师非正式学习的热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教师的专业发展，而经济的困顿也是影响教师非正式学习的一个间接因素。

针对存在的问题，作者从教师的专业发展、学校的信息化建设及教育资源建

设等角度，指出甘肃省民族地区中学教师在非正式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在“精准培训”理念的指导下，提出民族地区中学教师基于职业能力发展的“精准培训”策略模型并进行详细的阐述，研究提出的策略模型对解决甘肃省民族地区中学教师在“互联网+”时代、在基于个人职业能力提升的非正式学习中存在的困境有一定的帮助，也有助于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校的信息化建设，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建设及共享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本书对于解决相近民族地区的相关问题，也许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本书由马灵完成第1章、第3章、第4章、第6章和第7章的内容，马永峰完成第2章和第5章的内容。

本书的出版是在“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资助下完成的，得到了甘肃省优势学科“民族学”学科带头人、西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尹伟先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数据采集不够全面，再加上作者水平所限，提出的观点仅代表个人的看法，还希望相关领域的专家能进一步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马 灵

2018年5月于兰州

目 录

前言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1.1 “互联网+”时代终身教育理念的兴起	1
1.1.2 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迫切需求	6
1.1.3 当代教育弊端日益显著	8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9
1.2.1 研究目的	9
1.2.2 研究意义	10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思路	12
1.3.1 研究内容	12
1.3.2 研究方法	12
1.3.3 研究思路	13
第 2 章 甘肃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现状	15
2.1 甘肃省民族地区教育基本情况	15
2.2 甘肃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现状分析	16
2.2.1 甘南藏族自治州教育发展现状	16
2.2.2 临夏回族自治州教育发展现状	18
2.2.3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教育发展现状	21
2.2.4 天祝藏族自治县教育发展现状	24
2.2.5 酒泉市民族教育发展现状	27
2.2.6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教育发展现状	29
2.3 国家加强农村和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建设的部署	31
2.4 甘肃省加强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措施	34

第3章 “互联网+”视域下非正式学习概述	36
3.1 核心概念界定	36
3.1.1 互联网及“互联网+”	36
3.1.2 学习	37
3.1.3 正式学习	38
3.1.4 非正式学习	38
3.2 非正式学习的特点及价值	39
3.2.1 非正式学习的特点	39
3.2.2 非正式学习的价值	40
3.3 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的比较	42
3.3.1 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等概念的探讨	42
3.3.2 基于二分法和三分法分类的比较	42
3.3.3 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的关联和差别	44
3.4 “互联网+”视域下非正式学习的环境	46
3.4.1 个人学习环境	46
3.4.2 虚拟学习社区	46
3.4.3 MOOC 学习平台	47
3.5 非正式学习的典型场合	47
3.5.1 艺术类的非正式学习	48
3.5.2 文学、科技类的非正式学习	48
3.5.3 在博物馆等机构中的非正式学习	48
3.6 “互联网+”对非正式学习的作用	49
3.7 基于“互联网+”的教师非正式学习的要素	50
3.7.1 学习者	50
3.7.2 基于网络的新媒体工具	50
3.7.3 网络学习资源	50
3.8 “互联网+”视域下教师非正式学习的特点及优势	51
3.8.1 教师非正式学习的特点	51
3.8.2 教师非正式学习的优势	52
3.9 “互联网+”视域下教师非正式学习的典型形式	54

第 4 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55
4.1 国外研究现状	55
4.1.1 国外非正式学习研究现状	55
4.1.2 国外对教师非正式学习的研究	59
4.2 国内非正式学习研究现状的内容分析	60
4.3 国内外对教师专业发展及非正式学习的研究	70
4.4 国内对民族地区教师非正式学习的相关研究	72
第 5 章 “互联网+” 环境下非正式学习的理论基础	75
5.1 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75
5.1.1 社会建构主义的概念	75
5.1.2 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	76
5.1.3 社会建构主义的特点	78
5.1.4 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	79
5.2 知识管理理论	82
5.2.1 知识管理的概念	82
5.2.2 知识管理发展阶段	82
5.2.3 教师知识管理	83
5.2.4 知识管理的 SECI 模型	84
5.3 情境学习理论	86
5.3.1 情境学习的概念	86
5.3.2 情境学习理论的发展	86
5.3.3 情境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	88
5.4 自主学习理论	89
5.4.1 自主学习的概念	89
5.4.2 自主学习的特征	90
5.4.3 自主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	91
第 6 章 “互联网+” 环境下甘肃省民族地区中学教师非正式学习调查分析	94
6.1 调查设计	94
6.1.1 调查目的	94
6.1.2 调查对象	94

6.1.3	调查方法	94
6.1.4	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的设计	95
6.2	调查结果分析	96
6.2.1	问卷结果分析	96
6.2.2	访谈结果分析	119
6.3	研究结论	121
6.3.1	教师层面	122
6.3.2	新媒体层面	123
6.3.3	学校层面	124
第7章	甘肃省民族地区中学教师非正式学习能力的提升策略	126
7.1	甘肃省民族地区中学教师非正式学习及职业提升中存在的问题	126
7.2	“精准培训”理念的提出	127
7.3	民族地区中学教师基于职业能力发展的“精准培训”策略模型	128
7.4	研究展望	131
结束语		133

第1章 绪 论

以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其著作《大教学论》中提出的班级授课制为标志,人类的教育进入了正式学习阶段。从此,学习就被划分为在特定机构进行的正式学习和与之相对应的非正式学习两大类。传统的学习科学研究基本上以正式学习为研究对象,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非正式学习的研究得到重视并在西方国家蓬勃兴起。在某种意义上说,非正式学习是人类学习的原初状态,对之进行深入研究能够更深刻地认识人类学习活动的本质,并与对正式学习的研究相得益彰。

我国对非正式学习的研究近年来才刚刚起步,因此,追踪发达国家的研究动态,对于我国非正式学习的研究以及观察和指导一些学习实践活动,都具有基础性意义。

近年来,非正式学习得到广泛重视是有多重原因的。渴望提高学生的在校学习成绩,对青少年校外活动安全性的关注,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探索机会,学生的社会化以及情感发展的需要等,都是引起研究者对非正式学习强烈兴趣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信息技术及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网络资源的几何数量的增加,都为非正式学习提供了日益强大的支持。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非正式学习都不以满足学校的具有正式结构的教育要求为目标,但非正式学习又是对正式学习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在学校的围墙之外,非正式学习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其发生的频度和品质也影响了成人生活的丰富程度。而将非正式学习与成人发展和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才能体现非正式学习的人类意义。教师作为人类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其自身的能力、素养和知识结构,直接影响着下一代人的素质和能力的发展,从而影响着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的非正式学习意义尤其重大。

1.1 研究背景

1.1.1 “互联网+”时代终身教育理念的兴起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传播史就是一个人类在生产和交往活动中不断

创造与使用新的传播媒介的过程，是社会信息系统不断走向发达和完善的历史。同时，人类信息传播的历史也是一部人类知识传承或者人类教育的历史，通过信息传播，人类将自己与大自然搏斗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传承给后人，后人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新的知识与经验，以各种媒体为工具，将新的知识与经验总结并传承给后人。今天，人类具有高度发达的智慧和文明，这些文明都离不开对古人智慧和经验的继承，而这些都需要人类的教育。因此，人类的发展历史也是一部人类教育发展的历史^①。

我国关于非正式学习的思想其实在孔子和老子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在《礼记·学记》中有“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在《论语·述而》中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说法。陶行知在给教师学习的建议时提出“为学而学不如为教而学之亲切。为教而学必须设身处地，努力使人明白，既然要使人明白，自己便自然而然地格外明白了。”^②这些论述其实就是当今时代非正式学习的思想萌芽，只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只体现为一些关于终身学习思想、非正式学习的观点，没有上升到今天教育理论的高度。

在 20 世纪的工业社会到当前 21 世纪的信息社会的百年间，社会和经济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与革新，组织间与个体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而知识更新速度加快，总量不断增加，使得能否及时获得并运用新的知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的重要性、学习的紧迫性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显得更为突出。而这迫使人们必须改变传统“一次性学习”的观念与习惯，持续不断地学习成为社会与个人的诉求。“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思想和理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罗·朗格朗在 1965 年提出的“终身教育”（lifelong education）概念衍生而来，主要指社会每个成员为适应社会发展和实现个体发展的需要，贯穿于人的一生、持续的学习过程。经过多年的普及与发展，“终身学习”已成为一个十

① 马灵. 新媒体环境下的学习与评价——基于 E-learning Portfolio 的实践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1.

② 陶行知. 陶行知文集[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784.

分重要的理念并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与推行^①。

我国虽作为发展中国家却同样重视终身学习的推行,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十七大)上更是指出“要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②。1950年诺尔斯(Knowles)在《非正式的成人教育:管理者、领导者和教师的指南》(*Informal Adult Education: A Guide for Administrators, Leaders, and Teachers*)提出“非正式学习”(informal learning)思想,它作为终身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与关注。一般来说,终身学习的具体形式可以划分为正式学习、非正规学习、非正式学习三种。而非正式学习主要指学习者在日常生活环境中及实践经验中获得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过程。研究表明,成人一生中通过非正式学习获得的知识占其全部知识的70%~80%。在工作场所学习的相关研究中,非正式学习更成为促进成人工作者提高工作绩效的关键。

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快速改变着人们生存的世界,改变着人类的面貌,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2018年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网民结构的调查数据,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总数达到7.72亿,相当于欧洲国家的总人口,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2016年的95.1%提升至97.5%;与此同时,使用电视上网的网民比例也提高3.2个百分点,达28.2%;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的使用率均出现下降,手机不断挤占其他个人上网设备的市场。以手机为中心的智能设备,成为“万物互联”的基础,车联网、智能家电促进“住行”体验升级,构筑个性化、智能化应用场景。移动互联网服务场景不断丰富、移动终端规模加速提升、移动数据量持续扩大,为移动互联网产业创造更多价值挖掘空间^③。

今天,可以说人类的一切都与互联网建立了无法割舍的联系。而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及“互联网+”概念的兴起,又开始对传统的教育方式构成威胁,也迫

① 任杰. 大学生非正式学习及其在高校教学中的整合策略研究[D]. 金华: 浙江师范大学, 2012: 12.

② 教育部. 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EB/OL]. [1998-12-24].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6986/200407/2487.html>.

③ 中国网信网. CNNIC发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18-01-30]. http://www.cac.gov.cn/2018-01/31/c_1122346138.htm.

使传统教育必须与互联网相结合,于是,“互联网+教育”应运而生。

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①,“互联网+”迅速成为互联网领域及相关研究者的热词。习近平主席在浙江乌镇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向世界宣告:“‘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拓展网络经济空间,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对于“互联网+”,可以这样理解:互联网+传统集市,淘宝出现了;互联网+传统银行,支付宝出现了;互联网+传统交通,滴滴打车出现了。也就是说,“互联网+”是用互联网思维、技术对传统行业进行改造,改造的结果是新行业形态的出现,互联网遇上了传统教育,或者互联网技术对传统教育进行的基于现代教育思想指导下的改造,“互联网+教育”就诞生了。

同社会许多其他行业一样,教育受到了互联网巨大的影响,“互联网+”思维给传统教育理念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和挑战。教育如何面对和适应“互联网+”?通过探索“互联网+教育”的科学模式,促进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提升,既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摆在广大教育工作者面前的现实课题。

“互联网+教育”的结果将会使未来的一切教与学活动都围绕互联网进行,教师在互联网上教,学生在互联网上学,信息在互联网上流动,知识在互联网上成型,线下的活动成为线上活动的补充与拓展。

2012 年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 或译成“慕课”)作为一种新型在线教育模式闯入人们视野,给“互联网+教育”产业及在线学习、高等教育等带来巨大影响,也为其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

在 2012 年,如果上网搜索“在线教育”或者“互联网教育”,那么出现的相关公司并不多。但进入 2013 年后,大批涉及“互联网+教育”的公司涌现。据统计,每天新增的互联网教育公司就达 2.6 家。“互联网+教育”具有开放、包容和跨界的特点,它不仅会改变企业的运营模式和人的思维方式,也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较大的变革。同时,“互联网+教育”所释放出来的巨大魅力也让人难以抗

^① 李克强. 政府工作报告[EB/OL]. [2016-03-10].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6-03/05/content_5049372.htm.

拒。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公司(简称百度)、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阿里巴巴集团)、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简称腾讯)三大巨头在“互联网+教育”上已经展开较量。而北京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断言,随着互联网等现代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教育”行业将会迎来颠覆式的变革^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在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显而易见,如果没有教育信息化,就不可能有教育现代化。今天,无论在互联网界还是在教育界,都无法绕开一个热词:在线教育,或者“互联网+教育”。它被业内人士看作继“互联网+金融”之后的又一个热点。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大约为143亿元,到2012年已达723亿元,而到2015年“互联网+教育”的市场规模已达到1745亿元。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于2007年颁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十一五”时期继续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继续教育制度的建设目标是建立教师终身学习制度,使教师成为终身学习的典范;教师群体成为学习型组织的典范;教师终身学习体系成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典范。我国政府于2010年启动了旨在提高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国培计划”,“国培计划”的全称为“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是教育部、财政部实施的旨在提高中小学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举措,包括“中小学教师示范性培训项目”和“中西部农村骨干教师培训项目”两项内容。

“互联网+”时代的教学理念,强调师生作为个体的共同价值,主要表现为师生双方个人价值的生命性和个体内在的文明素质。互联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因此,有高水平的个体,才会产生高水平的集体,形成集体智慧的前提条件是个体智慧的生长。“互联网+”理念证明了“小河有水大河满”的道理,个人价值由于互联网的存在而以便捷、多彩的方式展现出来。

“互联网+”时代的教学理念,主张学生的角色应该从教育的消费者向创造者转变,鼓励学生以多境域的视野认识世界,不再以学校水平来标榜教师的水平,而是以教师个体能力来彰显教师的个人价值^②。

① 辛妍. 互联网教育风生水起[J]. 新经济导刊, 2014(21): 51-55.

② 李芒, 周溪亭, 李子运. “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的教学新理念[J]. 中国电化教育, 2017(2): 1-4.

在今天“互联网+”时代,终身教育的理念深入人心,社会的每个人,尤其是教师,想要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胜出或不被淘汰,就不能不面临着终身学习的压力。随着互联网及“互联网+”教育理念的普及,终身学习不再也没必要都进入课堂学习,各种学习形式,如正式学习、非正式学习、非正规学习都为今天的社会人提供各种提高专业素养的可能性,也为教师的专业素养的提高和专业发展提供平台。

1.1.2 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迫切需求

教育是民族进步的根本,教师是教育发展的基石。教师发展关乎教育质量的根本。为此,教师的发展历来备受关注。而教师学习自古以来一直是教师发展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1972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出版之后,终身学习思想逐渐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教师学习越来越成为教师发展的重要方式。

知识经济时代,学习是人们适应社会、工作和生活的必要手段,人们对学习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变化。当前终身学习的理念正在全球大力推行,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学习作为终身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也逐渐受到了关注。许多国家及组织都充分认识到了非正式学习的特点及效用,希望利用非正式学习来改善现状并提升竞争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对教师的发展与学习问题日益表现出高度的重视,各种促进教师学习与发展的文件、政策纷纷出台,政府也开展了各种教师学习的实践活动。

20世纪70年代,随着英国《詹姆斯报告》的发表,世界各国开始高度重视教师的职后培训。于是,教师的职后培训就成为教师学习和发展的代名词,更或者是唯一途径。我国政府也先后于1993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9年发布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2010年启动了“国培计划”,2012年在《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发〔2012〕41号)》文件中提出建立教师学习培训制度的意见,以突出在职教师培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在我国教师学习与发展相关文献中,主要使用的就是“教师培训”或“教师继续教育”的概念。因此,时至今日,谈及职后教师学习与发展问题总会陷入教师学习与发展就等于教师培训的泥淖中。实质上,以教师培训为

表现形式的教师正式学习只是教师实现发展的一种外在推动力量,仅靠这种外力的推动并不能有效实现教师发展。

实践证明,教师的发展机会主要出现于日常环境中,尤其是与教师日常工作紧密相关并聚焦于具体内容的,而由教师自我组织、自我决定、自我激励的非正式学习更能促进教师的发展。此外,教师是一个具有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高度统一的完整的人,教师发展不仅包含教师专业发展,还应该涵盖教师自我生命潜能最大限度的激发和人生价值最大限度的实现。为此,教师发展需要进行基于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非正式学习,这是最大限度地促进教师发展的重要举措。

1988年,美国全国教学与美国未来委员会在《变化中的工作,变化中的学习:工作场所和社区中教师学习的必要性》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到2000年,国家应保证所有教师都有机会获得高质量的专业发展以及在学院进修的正常时间”,同时指出“在工作场所和社区背景下的教师学习是专业发展计划中所必需的,其目的是提供真实的学习经验”。美国许多州还明确规定教师必须进行学习。2003年,美国伊利诺伊州通过了一项法规,明确要求实践性教师必须经过大量的专业发展学习以作为更新他们教学资格的条件(五年有效期)^①。

在中国,教师学习也备受关注。香港师训与师资咨询委员会早在2003年发表了《学习的专业·专业的学习:教师专业能力理念架构及教师持续专业发展》白皮书,在其中已制定教师持续专业发展政策的基本原则,其提出“每位教师都应该是持续学习者”,并建议所有教师“在每个三年周期内,参与不少于150小时的持续专业发展活动”。

党和政府历来都重视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即出台和实施了大量切实有效的中小学教师培训政策、措施,极大地促进和保障了中小学教师各项培训工作的有效开展。20世纪50年代,教育部先后下达《关于举办小学教师轮训班的指示》《关于加强中等学校在职教师业余进修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1977年12月,教育部颁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在职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1983年1月,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小学在职教师进修工作的意见》;1994年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5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① Shapiro J K. Exploring teacher's informal learning for policy 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D]. Santa Monica: RAND Graduate School, 2003.

1996 年颁布实施《教师资格条例》；1999 年，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2002 年，教育部颁布实施《关于“十二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2005 年，教育部启动《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2011 年 1 月，教育部下发《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2011 年 10 月，教育部又颁布《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①。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多渠道、多样化和制度化的培训机制。

教育部于 2011 年 9 月开始教师的定期培训，2011 年 10 月颁布《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强调教师是“终身学习者”；提出了建立教师学习培训制度的意见；实行五年一周期不少于 360 学时的教师全员培训制度，推行教师培训学分制度；采取顶岗置换研修、校本研修、远程培训等多种模式，大力开展中小学、幼儿园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培训。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早就指出：“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一个‘未完成的人’，人永远不会变成一个成人，他的生存是一个无止境的完善过程和学习过程。”^②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普及共享，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实现教育思想、理念、方法和手段全方位创新，对于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构建信息化和学习型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1.1.3 当代教育弊端日益显著

20 世纪的工业革命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西方的教育带来了发展动力与契机，这种大发展及结构上的重大调整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教育适应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结果，行为主义、认知主义等学习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对应的以知识传递为主的教育模式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在 21 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浪潮下，代表正式学习的传统教育越来越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及其对人才的要求，原因在于这种教学观念忽略了世界的复杂性以及人作为知识主体所具有的巨大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学习理论不断发展让

① 史俊龙. 我国中小学教师培训政策的演进及趋势分析[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12.

②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196.